

《沉沦》艺术美新论*

秦殿启¹, 张玉玮²

(1. 盐城工学院 图书馆, 江苏 盐城 224003 2. 盐城工学院 人文学院, 江苏 盐城 224003)

摘要:由小说内容表现出的青春期性行为反应,探讨了郁达夫的小说《沉沦》的审美教育作用;从叙述艺术视角分析了作品的诗化小说特征;从作品的思想及创作手法上考察了作品的现代主义思想和表现主义艺术特征;并从背景、环境等方面分析了小说特色的成因。

关键词:性;审美教育;诗化小说;现代主义;表现主义;环境

中图分类号: I207.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509X(2004)01-0044-04

《沉沦》是郁达夫的成名作,这篇小说从诞生之日起,就倍受评论界的关注,评论者有的从传统的伦理道德或反封建传统、张扬个性出发展开评论;有的从革命现实主义出发,对作品的艺术性及其思想意义进行评论;有的从叙述学、文体学、心理学等角度对作品展开了研究。今天,再来论《沉沦》,只想换一种眼光,也许还会有艺术美的发现。

一、内容的青春期特征及其审美教育

《沉沦》可以看成是一篇经典的学生青春发育萌动期行为反应的记录,文中从优美抒情的大自然环境写开,透过天气、环境、时代写出了发育日趋成熟的男孩对性的冲动、渴望、追求;对爱情的憧憬、幻想;对自慰行为的恐惧、惭愧及由此产生的自卑与胆怯;对窥浴、偷听男女性爱而带来的刺激后的自践与疲惫;最后不由自主地醉睡在了酒楼上,醒后留下的是悲伤的泪水与呐喊。恰恰是这呐喊给《沉沦》带来了升华的纯真的诚实的美感。主人公是爱国的,其性冲动是自然的,自慰是正常的性心理反应;窥浴和偷听性事是性冲动下好奇行为,是对性神秘的“透视”,文本中关于这种行为细节的获得,带有明显的巧合或者含有无意识的成分。主人公对自身行为后的反应已经烙上了传统道德价值判断的印记,我们觉得是封建伦理道德的传统的约束力与日本当时开放自由的现实之冲突,是祖国积弱与日本青年的消极情绪导

致了一个中国留学生的被扭曲的性行为反应,正因为此,才苦闷,才自贱,才渴求祖国的强大与发展。文本在展现和描述这些行为的过程中并未使用淫秽的话语,阅读中带给读者的也是一种真实而纯洁的感觉,加之文本大量美丽而清新的景物描写的渲染,更加增添了《沉沦》的审美效果。我们看到的并不是一个真正“沉沦”的中国青年留学生,而是一个渴望上进、渴望祖国强大、充满青春期特征的思想复杂而无奈的男性青年形象。当男女两性进入14岁到24岁这一身体形态变化加速和第二性征的迅速发育的阶段,他们的独立意识、性意识和性情感意识开始从萌发走向渐趋成熟,他们渴望与异性交往,希望了解性知识,甚至渴望性行为,常常羞于表达又难以自制。在现实生活中,这些青春期的男孩女孩往往因为传统伦理道德对性的神秘化和隐私化而缺乏与家长的交流,青春期性教育的薄弱及缺乏科学的指导而陷于暗恋、焦虑和冲动之中。由于对青春期性发育缺乏正确的认识和控制能力,也就容易导致一些异常的性行为。如《沉沦》中主人公性的苦闷。郁达夫自称“《沉沦》是描写着一个病的青年的心理,也可以说是青年忧郁病 Hypochondria 的解剖,里边也带叙着现代人的苦闷——便是性的要求与灵肉的冲突——但是我的描写是失败了”^[1](p.59)]。我们认为作者的描写还是比较成功的,它和浪漫抒情的青春期是和谐的,和远离祖国生活在他乡而产

* 收稿日期 2003-06-12

作者简介:秦殿启(1969-)男,陕西韩城人,历史学学士,扬州大学中文系在读硕士研究生。

生的孤独忧郁的个性气质是相关的。在感情丰富的人类,尤其是青春期的青年,对外界的刺激是敏感的,其性的冲动是必然的,而文中青年的生存环境又具备发生性欲的基本条件。当这种欲望得以实现,带来的并不是愉悦的心理反映,而是对自身行为的责备,对祖国强大的呐喊。这种性的要求与灵肉的冲突升华了作品的审美意识。小说在对爱欲的追求上,一方面用优美的自然环境和天候铺垫背景,一方面用独创的人性化场景突出画面,从而构造了一个空灵和充实有机结合的二元化的艺术精神,体现了小说优美抒情的美的意境。

二、有关叙述的话语及诗化小说与意境的映衬

《沉沦》主体采用了第三人称全知叙述视角,另外通过日记、自语、对话也夹杂了第一人称和第二人称的限知叙述视角的应用。从内容上带有明显的自传体特征,文中穿插了不少译诗、古体诗,有很强的抒情性及感染力。结构上具有一定的特色,首先一、二节是连贯的,三、四节是插叙,第五节承接了一、四节中的情节一直到第八节都是顺叙。这种叙述方法既有传统的,又有现代的。日记及书信的穿插是“五四”时期小说叙述中惯用的技法。如冰心的《秋风秋雨愁煞人》、《超人》、《烦恼》、《悟》等,庐隐的《海滨故人》、《曼丽》、《时代的牺牲者》等小说中都有。英语、德语原诗的引用,增强了作品中主人公的诗人气质及作者的外文功力,这又是不少留学生“洋化”的现代表现,同时又是郁达夫小说创作常用的技法。除《沉沦》外,在《银灰色的死》、《南迁》、《胃病》、《采石矶》、《莛萝行》、《感伤的行旅》等小说中都有诗文、日记或书信的格式的应用。文中有不少主人公的自语、感慨、对话的叙述,这些又与西方文学叙述方式有密切关系。“自叙传的色彩,零余者的形象,感伤的情调,抒情的风格,这是郁达夫作品艺术的几个主要特色^[2]”,同样在《沉沦》中也存在。这些艺术特点融入了小说,诗化了小说本身。青春苦闷念故乡,游子呐喊唤富强。从《沉沦》“自叙传”的角度出发,则是郁达夫对自己抒情时代的回忆。“人生从十八九到二十余,总是要经过一个浪漫的抒情时代的,当这时候,就是不会说话的哑鸟,尚且要放开喉咙来歌唱,何况乎感情丰富的人类呢?^[3](p.217)”的确如此,《沉沦》的语言是很自然流畅的,片段中满载着诗的意象。如和风、弯月、斜

阳、稻香、碧空、香气、泪水、眼波、少女、露滴、青烟、琼浆、鸟鸣、流水、曲径、渔灯、影子等等,构造了一幅幅清新宜人的风景油画,和谐地营造了一组组抒情浪漫的环境气氛,加上充满抒情意蕴的译诗及含有古典情怀的旧体诗的穿插,形成了诗的意境,小说的浪漫、清新、纯真、伤感的诗化性越发明显了,这是小说的艺术美所在,叙述者创作风格所在。这种选题朴素,取材自然,描写真实,表现坦率的“自叙传体”叙述,与充满诗情画意的渲染,促成了《沉沦》这篇诗化小说的成功,曾华鹏先生称《沉沦》是“抒情时代的歌唱^[4](p.57)”,可见《沉沦》的创作是抒情时代情感的自然渲泄。而这种渲泄又带有孤愤出诗人的生存环境气氛,深刻表达了主人公内心的复杂思想及情感,增加了诗化小说的忧郁加哀愁的特质。同时这篇诗化小说还具有先导性。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诗化小说的最早作品是鲁迅的《故乡》,写于1921年1月;郁达夫的《沉沦》作于1921年5月;其后有鲁迅的《社戏》,作于1922年10月;再往后有柔石的《二月》,作于1929年;沈从文的《边城》,作于1934年;萧红的《呼兰河传》,作于1940年。这些都是诗化小说的精品之作,其中都贯穿着诗情的自然流露及诗境的营造。在《沉沦》中,通过意境的塑造,体现作者的审美意象和审美价值。其审美意象为自然风景和天候,其审美价值为性欲和死亡。之所以如此,和郁达夫生活的时代背景、个性气质及对悲剧价值的崇尚都密切相关。在小说中,作者已经突破了对人的行为和外在环境的描写,深入表现主人公的灵魂,表现主人公不被物质表象所湮灭的永恒价值。这些已经烙上了20世纪20年代盛行于欧洲的表现主义文学流派的文学表现特征。

三、现代主义思想与表现主义艺术特色

现代主义(modernism)一词出现于1737年,现在“被用来描述现代时期的艺术运动,如印象主义,为艺术而艺术,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及其他前卫运动^[4](p.4)”。从西方文学史发展角度看,20世纪中叶以前现代主义已经是一个很流行的概念,也译为现代派,“既是浪漫主义的继续,如象征主义,表现主义,又是自然主义的变种,如意识流文学和新小说,并仍具现实主义精神^[5](p.260)”。《沉沦》诞生于1921年,虽与哲学含义上流行的“现代性”有一定时间距离,但的确是现代主义成

长历程中的产物。不论从哈贝马斯把“现代性”理解为“新的社会知识和时代”或者福柯理解的“一种态度”^{[6] p.2}，《沉沦》大胆、直率地表现意识、抒情浪漫的印象式表达，为自由而不自由的苦闷中的呐喊，无不显示出新时代气息与反映自身真实体验的积极态度。这些内容反映在性描述上，小说带给我们对性与文学、性与现代主义、性与人类自身文明的新思考。从《沉沦》的思想性上看，它具有明显的反传统性，这和现代主义文学是一致的。从小说创作手法上看，作品主要描述了主人公内心世界的真实苦闷，强调主观感受的审美价值，在叙述视角上有一定突破，除了运用第三人称外，第一人称、第二人称在小说叙述视角中也得以体现，主人公在性格塑造上呈现出多重性格的复合体，情节在故事中的发展也失去了腾挪跌宕的效果，而是以生活的片断、琐事来释放主人公的苦闷内心感受，在小说各节的叙述顺序上，也显示出主观意识的流动性，如果从情绪层面上看《沉沦》，小说中蕴涵着“现代主义者所具有的仇恨和怀旧的因素，认为他们的作品不是被‘一种哲学或一种信仰，而是被某种对待当前的包容一切的感情态度——希望、仇恨、绝望’贯穿在一起的。”^{[7] p.116}这些特征都是现代主义小说所体现的。

从现代主义考察《沉沦》，这篇小说主要体现在表现主义艺术特征上。表现主义是20世纪初源自德国的艺术运动，在20世纪20年代，对表现主义的译介和宣扬表现出极大热情的还是创造社，郁达夫在1923年《创造周报》第三号发表了的《文学上的阶级斗争》指出“德国表现派的文学对社会的反抗的热烈，实际上想把现时存在的社会一点一滴都倒翻过来的热情，我们在无论何人的作品里都看得出来”，另外他在1926年的《小说论》中写到“大战后的表现派小说……颇有人称颂”^[8]。他对表现主义文学的赞许和他熟悉德语以及了解德国表现主义艺术有重要关系。表现主义强调主观感受和幻象，表现事物内在的本质。它不像浪漫派那样深情婉转，而是体现为绝望的呐喊。表现主义画家认为：“艺术的本质不是‘怎样表现’，而是‘表现什么’。前者拘泥于物质层面，后者才是精神的觉醒”^[9]。在论述《沉沦》的诗化小说时，我们强调了小说本身的意象之美，这主要集中在自然景物和天候的描写上。在写到女性时，作者使用了“雪样”的或“肥白”的色彩意象，使用了“娇滴滴”的声音意象，这些意象已具有象征

含义，即隐喻和性欲有关的女性。“意象占据主导地位，并常常具有象征意义，这是表现主义的一个特性”^{[10] p.27}）《沉沦》这篇小说的确具有表现主义艺术特征，如下意识的瞬间中的灵魂直觉、突现的想象、女性身体的象征式表达等；作品在内心独白、梦境和人物形象自我扭曲上等；另外从抽象性和神秘性上考察，《沉沦》也同样具备表现主义特征。如《沉沦》中关于性的主要场景都是偷看或偷听，一方面增加了性的神秘性，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作品的审美追求。“由于表现主义作家偏好紧张、狂喜或绝望的极端状态，他们似乎更倾向于使用夸张手法”^{[11] p.10}。从小说主人公对女性及性行为的情绪反应看，这种夸张是很显然的。如主人公对旅馆主人的女儿，当“她进他房里来的时候，他的呼吸竟急促到吐气不出的地步”^{[12] p.34}，类似的还有多处。作为人类自身繁衍的性，作为男女共同拥有的快乐感觉，作为青春发育正常冲动与渴望的性本身是圣洁的，是自然的。《沉沦》中的性既有圣洁自然的成分，更多的是这背后的社会现实与人的发展需求之间的冲突。因此，过多的探索应指向对当时时代与环境的分析，对人类自身现代性进程与社会现实的矛盾的研究。从现代主义思想的角度看《沉沦》，其时代意义及现代态度是值得肯定的。

四、背景、环境与作品及其艺术的互动

人是社会化的产物，人的意识无法脱离环境与时代的影响。分析研究《沉沦》，应该立足文本本身的思想及艺术表现特点，同时应参考当时国内外现实特点、作者自身生存的历史文化背景等因素的影响。郁达夫1896年生于浙江富阳，3岁丧父，在失去父爱又渴求母爱的动荡年代里度过童年、少年。其间接受了从书塾到县立高等小学堂，再到省立中学，又到教会学校的变革时期的漂流式教育；当然，对郁达夫影响最深的还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如伦理道德、诗词典故、历史演变等。生存环境对一个人的影响是不可小看的，包括当时的政治经济环境、教育环境、地理环境、家庭环境等。如清朝封建集权经济的瓦解、辛亥革命、军阀割据；1905年废除科举、新式教育、教会学校；美丽的富春江；经济拮据的单亲家庭环境等。1913年正是郁达夫青春萌动的年龄，他随哥嫂踏进渐趋繁华、又散布着西方自由思想侵袭的日本帝国。祖国的积弱、遭侵、社会黑暗与日本社会的

经济兴盛,思想错综自由,加之郁达夫随着自身文化素质的提高对问题意识的觉醒,对理想与行为的困惑,促成了《沉沦》的诞生。《沉沦》写于1921年,当时郁达夫正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经济部学习,小说自身内容的背景同郁达夫此前的经历、时代气息、环境是一致的。如此看来,小说中袒露的信息不是让大家说对错,当然也无须传统的道德价值判断。而是一种大胆的表现意识,表现一部分中国青年留学生在日本的生存现实。联系五四新文学时期的个性解放与日本私小说的流行,此文可谓与时俱进。它有力地抨击了传统伦理道德虚伪性的一面,突现了一种坦率而大胆的表现意识,反映了当时一部分青年留学生复杂而矛盾的心态。郁达夫曾谈到背景的效用:“是在是小说的根本观念,能够表现的真切,是在使主题增加力量,是在使书中的各人物各就适当的地位”^[13](p.524)。的确如此,《沉沦》的背景在这些方面都得到了有力的体现。郁达夫还特别钟情于大自然环境的渲染,其田园情怀不但和他个人成长经历密切相关,也体现在他的作品创作理念中。郁达夫认为“小说背景的中间,最容易使读者得到

参考文献:

- [1] 曾华鹏.郁达夫自传[Z].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
- [2] 曾华鹏,范伯群.五四时期外国文化对郁达夫的影响[J].扬州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9(2):1-15.
- [3] 王自立,陈子善.郁达夫研究资料[Z].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
- [4] (美)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
- [5] 曾艳兵.西方现代派文学研究[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
- [6] 陈嘉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 [7] (美)彼得·福克纳.现代主义[M].北京:昆仑出版社,1989.
- [8] 魏红珊.郭沫若与表现主义[J].郭沫若学刊,1998(01):34-39.
- [9] 徐沛君.论德国绘画中的神秘主义与表现主义[J].美术观察,2002(02):68-71.
- [10] (英)R·S·弗内斯.表现主义[M].北京:昆仑出版社,1989.
- [11] (英)R·S·弗内斯.表现主义[M].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89.
- [12] 郁达夫.郁达夫小说全集[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6.
- [13] 郁达夫.郁达夫散文(下)[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

A New View On the Artistic Beauty of “Chen Lun”

QIN Dian-qi¹, ZHANG Yu-wei²

(1. Library of Yanche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Jiangsu Yancheng 224003, China)
 (2. School of Humanities of Yanche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Jiangsu Yancheng 224003,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function of aesthetic education of Yu DaFu's fiction “CHEN LUN” through the teens' sexuality reaction; and analyzes the feature of poetic fiction from the view angle about narrative art; and inquires into its modernism and artistic characters of expressionism; and explain the cause through background and environment.

Keywords: sex; aesthetic education; poetic fiction; modernism; expressionism; environment

实在的感觉,又最容易使小说美化的,是自然环境和天候的描写”^[13](p.522)。可见这篇小说的风景描写不但和体现背景有关,还和作者的审美情趣密不可分。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不少作家的名作都描述着自己的成长历程及故乡的人文风情或地理风貌,把自己的血液真正融入了对祖国、对故乡的思念之中。这些作品透过浓郁的景物描写展示着各自富有乡村地域特色的人文环境和地理环境。如沈从文的《边城》、萧红的《呼兰河传》、迟子建的《北极村童话》等都是如此。郁达夫的小说不乏细致的景物描写,《沉沦》中亦然,对大自然的描述、对故乡的思念、对祖国强大的呼唤,既是生活在异国的郁达夫在当时生存环境下的心声,也是他文学作品艺术美的必要成分。郁达夫曾说“对于大自然的迷恋,似乎是我从小的一种天性”^[3](p.216)。透过异国黄苍未熟的稻田,还有那带着紫罗兰气息的和风,想念的是富春江的“一川如画”及故乡风物的田园情景;看那金黄的谷色,碧蓝的天空,一弯大海上闪烁的鱼鳞,而后发出的是“祖国啊祖国!你快富起来,强起来罢!”^[12](p.50)的呐喊。